■创作谈

我写人民英雄麦贤得

——长篇报告文学《脚印》创作体会

□杨黎光

2019年初，我应《求是》杂志之约，去写人民英雄麦贤得。

十年来，我的报告文学创作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型，从当初写人物写事件转而写思辨写历史，一直在从事一系列报告文学的创作，一共写了四本书：《大国商帮》《中山路》《横琴》和《家园》，构成了“追寻中国现代化脚印”的四部曲。

我现在的创作和当初相比，无论从题材到体裁都发生了变化，创作的核心已经从人物的内心到了宏观世界，这个跨度是巨大的，这种变化，使我无论从采访到资料的收集，到最后主题的确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今我又要回归到写一个人物，而且是一位英雄。写一个人物，和去写一个事件，进而去写一段历史的进程，采访工作，资料收集，思考维度，结构编排，文字表述都是不同的。写人物需要感性，写思辨则需要理性，这是两种创作方法。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是因为我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思维的艺术活动，你要有所追求，你就不能不断地重复自己，否则你极易变成不断地制造文字，而慢慢地失去激情失去思考。没有激情，没有思考，没有追求的写作，那是作文，不是作品，那是文字，不是文学。

这次写麦贤得，写一位英雄人物，使我感到自己的创作有一种回归，又回到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上来。我应该要怎样写好他呢？

这些年来，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建党100周年，我们有不少作家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但真正的文学是一门艺术，艺术最大的忌讳就是雷同，而麦贤得从1965年开始，就一直在被宣传，曾经被宣传成家喻户晓的人物，今天，我要怎样才能把作品写得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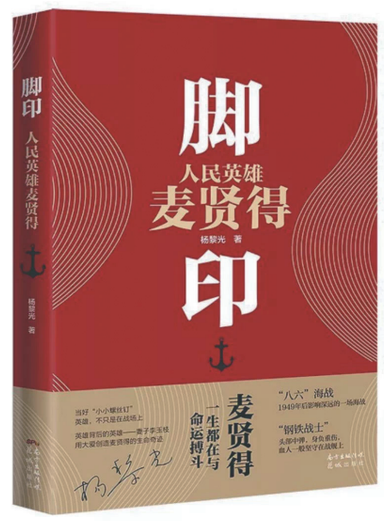
麦贤得是一位接受过共和国所有主要领导人接见的英雄，从毛泽东主席到习近平总书记，这在中国所有的英雄模范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几十年来，他也被宣传得十分充分，渐渐地变成一个让人仰慕，但却不好学习的英雄。

英雄也是人，而人是千人千面的，文学是一门描写人的艺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所描述的人，一定是有着其独特的一面，这才是文学去描写他的价值。而我们当下的一些报告文学创作，慢慢地把文学的基本宗旨丢了，变成了只有报告，没有文学。

我怎样做得不一样？

我们常说，报告文学七分采访三分写作，这是这类非虚构文学的一个特点。但采访并非一问一答就能完成的，在一问一答外下的功夫，往往是把作品写厚实的作家追求。对麦贤得本人及妻子的采访，实际上只能停留在他个人的经历上。但我认为，麦贤得这样的英雄是时代的产物，把产生麦贤得这个英雄的时代背景分析清楚，这是需要作家在采访外下功夫的。

为此，我做了四个方面的努力：一是，研究了成就麦贤得成为英雄的那场“八六”海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后在作品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还原了这场海战的来龙去脉，细致地刻画了麦贤得在战斗中的英雄行为；二是，查阅了大量医学资料和请教医学专家，来详细说明一块弹片打入脑子以后，抢救手术的难度和生命的毫厘之间，并记述了麦贤得几次脑部手术的过程，让人们明白英雄不仅仅在是战场上；三是，这样的脑伤会有怎样的后遗症，它又是怎样折磨着活过来的麦贤得的一生，今天的麦贤得为什么还是英雄；四是，麦贤得能活到今天，又是得到了多少人的扶助，尤其是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李玉枝，用充满着感情的文字，刻画这位英雄背后的英雄。



在创作主旨上，我采取把英雄还原成一个人，然后告诉读者：麦贤得在一个炮弹的爆炸中成了英雄，却用一生的努力来维护这个英雄的称号，使他在50多年后，仍然是一个英雄。

我努力地把在采访中，不断地因为感动而泪水涌出的感受，文学化地表现在我的作品中，努力地把麦贤得塑造成一个可亲可敬可学习的人。

思考成熟以后，我给《求是》杂志写了一篇一万字的短篇报告文学《人民英雄麦贤得》。然后又写了一部三万字的中篇《英雄和他背后的英雄》，发在《北京文学》上，两部作品都获得较好的评价，还获得了《北京文学》当年的“优秀作品奖”。

之后，广东省作协和花城出版社，又鼓励我再写一部长篇，他们认为麦贤得的故事，在当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是，我又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脚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醇厚的史性 绵绵的诗情

——浅议长篇小说《远道苍苍》

□李硕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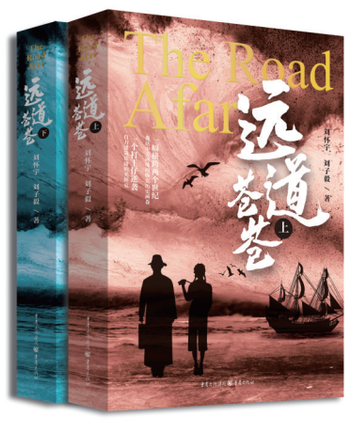
阅读刘怀宇、刘子毅父女合力所著的长篇小说《远道苍苍》（重庆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后，我不禁感佩良多，思绪滔滔。小说以早期赴美华侨陈宜禧的生命历程为原型，以诗样的激情、沉凝的笔触，抒写了横跨中美两国度、纵贯长长两世纪、早期华侨闯荡美洲新大陆的艰苦卓绝、坚韧奋发、刻骨铭心的爱恨情愁，抒写了他们对开发美国西部的卓越贡献，更浓墨重彩地写尽了他们思乡爱国、报效乡梓、用积聚几十年的财富精魂修建了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的耿耿心怀。

既是基于真实人物生平的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自然是全书成败的关键。咸丰十一年（1861年），17岁的少年陈宜禧随道叔爷乘坐三桅大帆船九死一生地到达美国旧金山。甫一登岸，就在地动山摇的大地震中被卖“猪仔”者骗入马车，迷迷蒙蒙地拉向萨克拉门托，比同被骗入马车的阿发幸运的是，阿发帮他咬断绑缚的麻绳逃下车后，善良的美国少妇伊丽莎白搭救并收留了他，之后又由其丈夫带他去了当年淘金地北花地，从此，他在美国开启了向苦而生的奋斗之旅：因为语言不通加之种族歧视，他几乎被打得送了命；看了美国人用水炮淘金，他认识了机械的神奇力量；为了庆祝中国年，在阿金会所他不幸卷入阿财设计的一场大火并被关押受审，在审判庭上，他始而怀疑后又经历了美国法律重证据不徇私受贿的过程，17岁的他一下子从懵懂到成熟，他除了打工赚钱外，更注重学语言、熟国情，以便壮大自己、融入社会。如果说北花地的陈宜禧还仅仅是初到美国的少年，那么，6年后他来到西雅图时，则经历了在野蛮与开发中行进的新大陆的锻造与吸纳：他初登西雅图海岸，便遇到印第安杜瓦米希部落与当地白人剑拔弩张的争斗，而且阴错阳差地被安排进白人突袭队。阴湿冬夜，潮声阵阵，他们如约来到杜瓦米希部落居住的原始森林，阴森可怖，陆续走近的酋长和护卫都身披兽皮假面，说着一字不懂的杜瓦米希土语，更想不到的是酋长选定的就是要同陈宜禧对话，这让已经吓得哆嗦的白人头目（锯木厂老板）雅斯勒有了屏障。待到开始谈判时，酋长甩掉兽皮假面，改说流利的英语。原来，这群可怜的杜瓦米希人无非是要求不要将他们赶出原本属于他们的这块土地，否则他们将扣押他们甚至不惜一战；回过神来的雅斯勒摸到对方底牌后本性复萌，进行了一步步地讨价还价，陈宜禧以智慧过人的斡旋使双方达成了协议，既避免了一场战争，也使杜瓦米希土著暂时保存了自己的家园。雅斯勒看中了他的胆魄、智慧、干练与勤劳，任命他为锯木厂的华工领班，十几年中，从修路建楼建码头，他领工承包修建了大半个西雅图，已经荣任西雅图市长的雅斯勒主动荐他加入美国籍，他与道叔爷、明叔合开的华道公司也从一间小小杂货店发展为这座新兴城市中令人瞩目的大公司，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已同两小无猜的沐芳在一场灾难诉讼中喜结良缘，并生下一双儿女。然而，自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后，形势却变得野蛮又诡异，几年后，西雅图的种族主义者与暴民们紧锣密鼓地扑向所有华人，他们一面肆虐殴打抢劫，一面将所有华人赶上停在码头上的海船，试图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陈宜禧临危不惧，一面派人给法官朋友伯克送信，一面拉响驾驶舱的警笛，终于招来已知内情的伯克法官和麦格若警长，在他们的干预下，华人们躲过了暴民的驱赶，赢得了法庭陈述，也因而赢得了这场官司，可陈宜禧的爱妻沐芳却在这场野蛮的驱离中摔断腰椎，并因此流产。

艰难流落，他何以非要留在美国？就在被驱赶到女王号船上的前夜，他对众华人说：“我这么多年留在金山，除了赚钱，一直在学习金山的好处，比如火车、蒸汽船，人家的办学、司法制度……我不仅要衣锦还乡，还了乡还要锦乡，把金山的好处学到手都带回去，让家乡也有金山的好。”他不负初心，光绪三十一年（1905），带着在美国积累了40多年的学识与财富回到故里，他要借维新之风，在自己的家乡自力更生修筑第一条民营铁路。然而，从清末到民初，虽然朝代急遽更迭，“大王旗”变换，那官场的贪腐设阻、那乡里的愚昧争利、及至乡仇械斗、巫术惑众……一波波艰困阻断他爱乡爱国的筑路梦想，15年后，他终于建成这条全长280里的新宁民营铁路，为家乡父老带来从没有过的繁荣和文明，可惜，7年后他终被新军阀的代理人、也是他的宿敌黄玉堂（当年人贩子阿财）夺走了他的一生心血……

他的苦难遭际是早期华侨华人的，他的心魂、志向、报国情又何尝不是早期华侨华人的！正是怀揣这种大志向，才有一代代华侨华人将自己苦心赚来的大笔资金投向爱国强国和慈善事业，才有一代代学成归来的饱学之士成为祖国各项事业的中坚力量，《远道苍苍》一书以陈宜禧的个人史浓缩出一代早期华侨华人史，至今为止，它还是我国文学作品中少见的一部。它不光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而且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以传奇跌宕的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又以不同人物的性格冲突构建故事，这就使人读之欲罢不能，读后挥不去那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喜乐悲欢及至他们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并忍不住吟味他们载负着的文化基因。仅以原来的阿财、在美改称詹姆士、几十年后又更名为黄玉堂为例，当年在旧金山劫陈宜禧和阿发卖“猪仔”的是他，以卖“猪仔”、贩毒、火烧阿金店铺、发家后改称詹姆士的是他，几十年后，他携在美国赚得的大笔恶财、更名黄玉堂、着一身华衣贵服、手拄文明拐杖、貌似一位金山老板的样子回归故里，他结交官府，出手阔绰，经营着一处处妓院、画舫、赌场，他也出资成了陈宜禧修建新宁铁路的股东之一，但最终目的就是报陈宜禧早年压断他一条腿之仇，夺走陈宜禧和新宁乡亲辛苦十几年建成的铁路经营权。此人心狠手辣、谙熟诡计、阴损善变，以致陈宜禧多次与他开股东会竟从没认出他就是当年的阿财，而他却从陈回乡修铁路始，就暗中观察，步步恶攻：陈与众股东去甄家庄与余乾耀唱反调时，提前透风给余的是他，收买会城浪荡子在猪埅岭扮鬼的是他，挑动股东们退股的是他，收买色诱陈之女婿吴楚三倒戈的是他，先以他的私生女儿向陈的爱子秀宗施美人计、后又将其双双毒死的是他，终归，勾结国民党官府接管陈一手修建的新宁铁路总理和董事局一切权力的也是他！这一明一暗、一阴一阳、一贤一恶两个一世冤家的斗恶斗狠织出了一幕幕令人唏嘘的悲喜剧，并在剧中层层剥离出两颗截然相反的灵魂：陈宜禧的卓然圣洁，黄玉堂的卑污下流。此外，如余灼的清风儒雅、竭诚报国，吴楚三的清雅其外、祸心其内，雅斯勒贪婪粗鲁中的有限坦诚和公平，伯克的笃信并坚执法律，沐芳温雅娴静中的坚贞，伊丽莎白和丽兹的正义善良，玛丽、墨菲等的邪恶野蛮，查达普斯智慧朴实中的悲哀……这一个个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各有风采，每片风采都带出一串迷人的故事，每个艺术形象都浸洇着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国各阶层的，美国各阶层的，印第安人原始的，更可贵的是，作者不以民族国别划线，而是按各个人物的心性行为进行典型塑造。



《远道苍苍》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诗性叙事、诗性渲染。一部长约近50万言的上下集长篇小说，从始至终诗性绵延，这在今日的文学生态中实不多见。君不见，无论是作者营造的环境氛围、故事转折的急遽跌宕，还是人物心理的起伏升华中，它既忌直白相告，又谨防空洞的抒情，而往往以其出人意料的笔触或轻如游丝或浓墨重彩地绘出惊人的诗章。仅以全书结尾为例：陈宜禧终其一生积聚建造的新宁铁路职权被夺走了，他“握着过时的古董剑，吼着疯话，脸上的神情，却像还有什么他（宿仇黄玉堂）根本剥夺不了。那阵势，那动静，好像被抬出去的并不是个输得精光、生不如死的败将，而是一位头挂光环、人心所向的圣人。”继而，作者称，主人公进入了一个“放风筝”的世界：天上，地下，生者，死者……清醒时他吩咐女儿帮忙写《致宁路股东及各界诸君书》，请股东们急举贤才，他“要去香港、去西雅图，筹款融资”，因为他还要建造筹划很久的铜鼓港；迷蒙时，他见到了亲生父母和养父母，见到了章叔（沐芳父亲，他从小敬重的长辈），章叔说的“你修成了铁路，带我女儿坐着车荣归故里，还有铜像立在宁城广场上”使他安慰又自豪，“他站在西雅图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里”，向那些帮过他的老友们致谢，他又望见：长达七八里的队列前，有人抬着一副厚实的松木灵柩。纸钱在雨线间飞不动，直往泥土里扑，白花花铺了一路。挽联密集如林，随风飘摆于道旁：

远道苍苍，况瘁奚辞，当年铸像光荣，曾逢盛会；

仁心荡荡，劳怨不恤，此日盖棺论定，允洽公评。

……

秀宗搀着他说：“阿爸，我们在时间的河流之上呢……个人的作为，留下的痕迹微乎其微；个人恩怨，历史潮汐一带而过。人生精彩平淡，最终都是落幕。”他静观很久才说：“秀宗，一个人，一生，或许微不足道，但看远一点——他指向90年后，一列从广州驶向台山的火车。那是火车吧？子弹一样的车头，雪白的车身在绿野上飞驰。闪电般神速啊，320多里的路，半个时辰就到了。台城火车站，红砖墙、花岗石拱门，三层高的金顶钟楼，西班牙风格，正是他想建的样子呢。”

陈宜禧以一生的壮怀激烈构筑了一桩千古伟业，最终却在一片凄怆中离开这个世界，这怎能不让人唏嘘洒泪！然而作者却在“放风筝”中，构建了不知主人公是清醒是痴癫、是生是死这样一个诗意盎然的灵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读者终于在悲怆中得以慰藉，在诗意惋叹中吟出种种人生哲思，在阅读昨天的史诗中看到今天的辉煌。

本书是刘怀宇、刘子毅父女合力之作，父亲刘子毅怀着对故乡先贤的敬意，从收集资料到握笔书写耗费了20多年的业余时间，后终因病体不支未能如愿，其女刘怀宇又用5年时间调研采访、从头开始潜心创作出上下两卷小说，终归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向世人呈现了这部集史性、诗性、传奇性、戏剧性于一体的大书，这是他们父女俩的可喜收获，也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可喜收获。

人生哲理的诗性抵达

——序朱步楼散文集《成就最好的自己》

□朱寿桐

哲理散文作为现代散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应该得到重视和发展。西方哲理散文的传统，从柏拉图的“诗意对话”到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再经培根的《新工具》，直至尼采的哲思呓语，一直清晰而明朗，辉煌而灿烂。特别是科学兴盛时期，人们对于世界探索的热情加大，反观人生的频率加快，对于真理的领悟以及对人生的重新阐释能力迅速提高，哲理散文在欧洲或许可以以“知识就是力量”等警句制作人培根的成就为标志。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厚重的哲理散文传统，先秦诸子学说大多以精美的哲理散文行世，《吕氏春秋》被认定为第一部哲理散文集，至于魏晋时代的玄学，唐宋八大家中的哲论，乃至于明人小品，都赓续着汉语哲理散文的伟大传统。中国新文学对于中外散文的抒情传统具有明显的继承，但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创作实践上都没有充分估计到散文哲理的价值。周作人等继承明人小品的散文体现着哲理散文的端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等都参与的《新青年》“随感录”体文字，还有郭沫若、郁达夫等在《创造季刊》上的“曼衍言”文字，都能够体现哲理散文的文体魅力，后来梁遇春、陆蠡、林语堂、梁实秋的部分文字，都能勾画出哲理散文时隐时现的影迹。周国平的哲理散文曾经风靡一时，体现了时代转换环节，人们对哲理、智慧的渴求，以及对于真理反思的热忱。哲理散文是文学的一种，它应该在丰硕的人生叙述中总结丰富的人生经验，在丰绰的真理性思考中启迪人们丰满的心智，在丰饶的生命体验的摹写中体现壮丽而丰沛的情感。

不必讳言朱步楼散文的“教喻”功能，“成就最好的自己”这书名就暴露了作家的胸臆与用心。但读过这些充满爱心、仁心和匠心的文字，并不会觉有说教的意味，也没有哲学的生涩与酸楚，更没有老气横秋的教训，你会觉得亲切自然，觉得温馨快意，觉得酣畅淋漓，原因是作者在这些文章中通过丰实而亲切的人生体验设身处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述自己的体验，阐明自己的领悟，宣示自己的心扉，虽然他习惯于引经据典，喜欢在古今中外圣人智者的警言与萃思中寻觅心仪的阐释，但哲理思考和诗性表述的每一寸意念都属于他自己的颖悟与诗性的传达，没有任何现成的教条和僵化的生硬。所有的哲思都带着他自己的生命温度，有些深刻的人生感悟相信来自他深彻的个人体验，有时候就像在写诗，诗中飞扬着独特的生命感兴。几乎所有教喻性的哲思都来自心灵对世界的感知，因此，带着他自己的体温，带着他自己灵性的成色，带着他的汗水、泪水，甚至带着他心血的色彩与浓度。

朱步楼的散文是用心写作的结果。它既是哲理的，又是抒情的，既是为人生的，又是为艺术的，既有社会性的甚至政治性的觉悟，又有审美的艺术的人生感悟，既有哲学的思考，又有感性的甚至于是直觉的书写，因而，它既是散文，也是诗篇。确实，这是哲理散文，也是抒情诗，且看他这样描述或者说抒发“生命”的感兴，是在探寻生命的意义，更在咏唱生命的赞歌，是在体验生命的底蕴，更在展现生命的色彩和魅力。这样的文章，让读者与作者在生命的交流中体味到诗性与活性，体察到生命的庄严与唯美，体验到生命的形质与快慰，虽然不通向生命的狂欢，但也不触发生命的冰点。

朱步楼的所有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及其所淬发的哲性思考，都面向日常人生，面向大众世界，面向当下，面向实际，这是这部散文集拥有时代适应性和社会观照力的文化根柢。它的哲理散文从来不从哲学出发，不从科学或者其他的学问体系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从人生出发，从自己出发，从自己的心灵以及心灵中的诗性和悟性出发。显然，这样的哲理散文比其他类型的散文写作要困难得多。它要非常精炼而准当的叙事，于是散文中常常穿插一些精彩的故事和生活经历，这些是他讲述人生哲理的基础材料和文化背景；它一点也离不开抒情性的表达，于是每完成一篇这样的阐述都像在完成一首生命之诗、人生之诗的吟咏与歌颂。更重要的是，作为哲理散文，它的每一篇章所表现的人生哲理，必须准确精当，必须切要缜密，必须逻辑严谨，必须条理分明，必须思路清晰，在这样的意义上，作者无法真正发挥或驾驭原本属于自己的构思，也难以挥洒一个散文家必然特别倚重的率真自然的写作状态。

理性的感悟需要人生的高度，需要丰富的经验，需要高屋建瓴的胸怀，需要人生彻悟的心境，这一切都来自沧桑和岁月，来自胸襟与格局。这样的哲理散文与许多人欣赏的青涩的书写完全不一样，其真情书写的快感与真理领悟的快感相融合，在生命的飞扬中进入令人快慰的文学写作，这是一种通过人生的经验积累以及人生感悟才可能获得的文学资格。散文家朱步楼拥有这样的资格，并在这部《成就最好的自己》中有着出色的发挥。

《麦海》印象

□李冬泉

最近，在《人民文学》第9期上读到当代女作家徐广慧的短篇小说《麦海》，这是一篇扶贫题材的小说。我个人认为，这种小说不容易写好。阅读之前，充满着担心，读后，我的心放下了。头脑里再捋一遍故事，充满了对作者的敬佩。

小说带给我的最突出的感受是：这篇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一幅以农村麦海为背景的大写意画，很唯美。一下子让我想到法国画家高更的作品。

徐广慧把小说《麦海》，绘成了一幅画。题目是《麦海》，小说的背景也是麦海。从小说一开头，麦子便“高过觅食的喜鹊了”。“麦田像是绿色的海，从天的那边，铺到天的这边”，“麦海的那边是被树木环绕的红砖房子，红砖房子里住着来福村的村民”，“麦海的这边是公路，公路驮着一辆黑色的轿车……”。你瞅，绿色的海，红色的房子，黑色的轿车，简直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那老张，肩膀上挎着个布书包，书包里放着本写日记的本子”。然后是白杨树，鸟窝……作者也是个绘画高手，我眼前浮现出作者的中国画。简单的几个线条，人物形象、花鸟虫鱼，便跃然纸上。小说如是开头，将文学与绘画艺术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

《麦海》是一卷大写意的人物画。人物众多，却无繁复之感。人物形象，寥寥数笔，便神满意足。小说的主人公是老张，但纵观全文，对老张施以笔墨的地方却并不是太多。全文共分六小节。直接写到老张的地方，大概也就是五六个小段落。大概占了小说六七分之一的文字。老张就是这幅写意画的一点墨，一点淡墨。属于他的文字不多，但通过作者的皴、擦、染、点……她就把他的影响扩大到了全篇。作者着墨较重的，是“来福村”的干部群众：李景生、马素芬、甄挺香、宋应笑、宁云起、李自海、刘金钟，他们都在文中正面出场，有鼻子有眼，且说且笑，轮廓分明，占据了文章绝大部分的篇幅。更不要说有名有姓、一笔带过的李袖中、王二傻、王又年、老南瓜……作者勾勒的是群像。她把最重、最繁、最显眼的线条，统统送给了“来福村”的乡亲。他们站在老张的背后，就构成了他的背景。他们烘托着老张、渲染着老张，一起完成了他们共同的“梦”——修路。

第二次写麦海，“结了穗，灌满浆，就变为了黄绿色。阳光一照，一照，再一照，就又变成了金黄色。一行行，一片片，一眼望不到边的麦海像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油饼，铺满了整个田野。路过的人，没走几步，浑身上下，就都变成了香的”。作者笔下的麦海，是如此灵透、活泼、生动，充满了温暖。她把麦海想象成“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油饼”，如果没有对麦海深深的爱，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读到这里，我的胸口都有些发热。小说的最后，路修好了，麦子也熟了。“麦到小满日夜黄”，“昨天还带点儿绿的麦子，今天就黄腾腾一片了。金黄的麦穗，像是一条条自带发光体的小鱼，在麦海里自由地游着……老张自己，也变成了一棵会行走的麦子”。至此，作者完成了对麦海的挥毫泼墨。“麦海”，清新脱俗，给人带来了惊喜和感动。它就是一幅画。

《麦海》是一幅富有层次的画。它不是一个平面。我把它看成至少五个层次，或者称为五个维度。毕飞宇常常把小说的内容分成几个维度。维度搞明白了，小说就容易写或者容易读。也有人把它称为“空间”。一是麦海。它是最远景，是第一维度。二是农村生活。其中的家长里短、油盐酱醋，与修路有关的无关的，都构成了小说的第二维度，也是主人公老张所依靠、所服务的劳苦大众。它们构成了小说的社会环境。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信任、支持，修路最后才得以完成。三是老张自己。无论背景如何，他总要走到前台表演。老张，就如一滴浅浅的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滴落到“来福村”这张宣纸上。用几个点，比如：见人就问“您的梦想是什么？”“整顿领导班子”“老张托人说了说，对方又给送了几车”……完成了修路的正面叙述。期间，他是如何批的手续、如何托人找钱等大量的幕后工作，作者一字未提。她用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出了故事的脉络。四是第四个维度，老张的家庭生活。也未展开，只是简单的几句，“他刚刚有了一个儿子，他上任的时候才五十八天”。还有他的患老年痴呆病的老娘，他的妻子赵明月，都是轻轻一点。五是企业家。修路离不开钱，修路离不开能人。宁云起的出现，或许才是修路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宁云起的赴任，显然与老张推动班子换届有直接的关系。再是李自海、李景生，他们也在关键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他们的变化，无一不是在老张的带动、激励下发生的。

细细深究，老张不仅仅是为“来福村”修了一条现实的路，更是修了一条通往幸福的心灵之路。扶贫要扶心。老张“扶”了，且“扶”得很好。这才是老张最着力的工作点，也是小说的深意所在。村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修路前，李景生幸福的“小松鼠”被关进了笼子里；修路后，“小松鼠”长大了。马素芬由“负能量”变为了“正能量”，宋应笑从“泼皮无赖”变为了积极分子，宁云起变身为造福乡亲的干部……一步步，老张唤醒了村民的“梦”，也帮助村民实现了“梦”。最终，一幅浓淡干湿处理巧妙的乡村水墨画，在“麦海”的大背景下，徐徐展开。

《麦海》的语言简单、朴素而又劲道，散发着麦粒的香味儿。句子就像麦穗，饱满有分量，落到人的心里很舒适。还有地名人名，非常有意思：“来福村”“张孝村”“宁云起”“甄挺香”……令人玩味不已。